

也许小时候老在水里扑腾的缘故，或许我的天性中含有某种和水相投合的东西，反正不管走到哪里，只要一见到好水，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，就是跳下去，游一游。夏天，我在宁夏的沙湖里游过。初秋，我在贵州的赤水河里游过。在明月高悬的夜晚，我独自一人悄悄走进了云南玉溪的抚仙湖。同样是夜晚，我在海南三亚的大海里也游过一番。更有甚者，有一年去希腊，我和朋友们竟在一大早扑进爱琴海里去了，并伸展双臂，在著名的爱琴海里欢呼。

偶住矣，数来数去，恐怕最让我难以忘怀的，还是2014年7月在襄阳期间投入汉江的一次畅游。

历史上，襄阳被称为“兵家必争之地”，同时也被民间誉为“铁打的襄阳”。我理解，所谓“铁打”，无非是说襄阳古城铁桶一般，固若金汤。到了襄阳我才了解到，从根本上说，襄阳的坚不可摧，五行中主要靠的不是金木火土，而是水；不是城，而是池；习惯上说是“铁打”，实际上是“水造”。也就是说，襄阳的不可动摇和长盛不衰，很大程度上，是因为“自有源头活水来”，得益于汉水这个天然优势。

襄阳的水系是够发达的。浩浩荡荡，碧波万顷的汉江穿城而过，源源不断地给这个城市注入着活力，并使这个城市充满钟灵毓秀之气。与汉江相连的，是襄阳的护城河。襄阳的护

□刘庆邦

城河最宽处达250米，平均宽度180米，据称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，都是最宽的护城河。在襄阳几天，我们远望是水，近观是水，抬眼是水，低眉是水，仿佛水一直与我们相伴相随。这天傍晚，我们从一个城楼上下来，沿着城墙内侧一道石阶砌成的斜坡，一直走到汉江的水边去了。江面宽阔，江水很清，江面升起阵阵清凉的气息。这时我的念头升起来了，能下水里游一游就好了。我看见前面不远处，有几个人正在江水里游泳。这表明汉江是开放的，人们是可以下江游泳的。我还看见，就在我身边，一个年轻人正训导他的一只大型宠物在江水里游泳。年轻人的办法，是奋力把一只小皮球扔到清波中，让宠物游过去，把皮球叼回来，如此循环往复之中，大概宠物觉得有些单调，也有些疲倦，当它再次把皮球叼回后，不愿再撒口，并水淋淋地往岸上走去。年轻人不答应，他从宠物口里夺下皮球，又一次抛入水中。目睹此

景，我有点同情那只宠物，也有点羡慕那只宠物，真想跳入水中，替宠物把皮球取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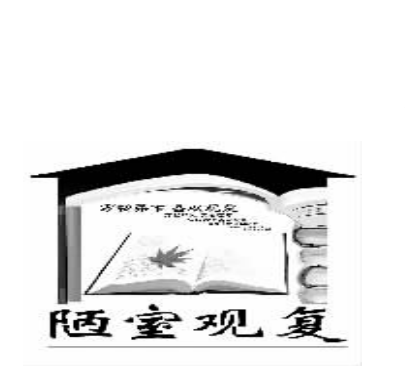
晚上，汉江两岸的灯火亮起时，我们乘上游轮，在江上穿行。船行带风，鼓动着我们的衣衫，吹扬起我们的头发，让人神思邈远，生发思古之幽情。在我的想象里，住在襄阳古隆中，一向乐水的智者诸葛亮，是在汉水里游过泳的。对汉水喜爱有加的李白，是在汉水游过泳的，不然的话，他不会写出“遥看汉水鸭头绿”的诗句，不会把汉水比喻成满江美酒。在襄阳长大，名号前冠以襄阳的大书法家米芾，是在汉水里游过泳的，以“米颠”狂放不羁的性格，他的泳当是裸泳。写过《春晓》等著名诗篇的孟浩然，就更不用说了，他在汉水边，长在汉水边，汉水就像是他家门前的一条河，他不到水里打打扑腾，简直说不过去。那么，我们怎么办呢？难道就这样拘着，眼睁睁错过到汉水里一游的机会？

让人欣喜的是，想游汉江的不止我一个，同行的几个文友一拍即合，不游汉江不罢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一阵小雨之后，我们结伴向汉江进发。踏进汉江的一瞬，我有些感动，好像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愿望，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。又好像作为汉族的一个子孙，汉江一直在这里等我，而我却来得有些迟了。好在汉江对我一点儿都不拒绝，她仿佛一下子抱住了我，并轻轻拍打着我，说到这里就是到家了，让我放松身心，好好玩吧！

在水里的感觉与在岸上的感觉大不一样，如果在岸上是隔岸观景的话，下水到里顿时有了回归的感觉。如果在岸上还能看到对岸景物的话，下水到里，使本来辽阔的江面显得更加辽阔，顿生烟雾苍茫之感，并渐渐有些忘我。人类有许多享受，温暖的阳光，清新的空气、美好的食物，相吸的异性，灿烂的艺术等，都会构成人类的享受。千万别忘了，享受

□欧 阳

静品喧哗



混合物，但眼镜儿似乎并不急着下咽，面对眼镜儿的美女已经变成了没样的、有点恶心的黏糊糊的飞出之物，抬起头来看见眼镜儿开合的大嘴，估计就没往远处想，一抹脸拿起酒杯，4人碰杯一饮而尽。看到酒杯聚会都溢出了液体，我奇怪怎么没有听到玻璃清脆的碰撞声音。何止碰杯声，其实什么声音都听不清楚，我猜想两组人之间可能也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，除非他们也像我一样想尝试一次偷听，大家要真那样可能就安静了。

想到自己也算是个喜欢安静的人，认真偷听的结果居然只是无数只苍蝇的嗡嗡交响，突然之间觉得心里有些烦躁。忍住了失望烦乱的情绪，叫过服务员希望能劝诫扰扰俺的喧哗，结果她告知说不妥，看眼神似乎觉得我不该私自干涉别人的畅谈，这使我有义愤，转而迁怒上菜的时间过长，我感觉确实等了很长的时间。然而我是个有修养的人，不能空口乱说，拿出手机准备证明抱怨有据，却发现电话进入。赶紧接通，除了嗡嗡之声，完全听不清电话中要表达的意思。

出餐厅才知道来电已经是第三次，我只只好道歉解释。朋友宽仁并不介意，说完正事接着说这才叫自由，如果我愿意，一个人也可以在里面高声吟诗唱歌，“西方有这种自由吗？没有。”末了朋友说。

也不知道朋友是开玩笑还是真的这样想，总之照这种说法一定不太妥当，那样非冲突起来不可，就像广场上的大妈们那样，要是谈兴浓厚的就餐人士认为是我无理干涉他们的自由，谁知道会不会出乱子。或者可以寄望立法解决这些琐碎的冲突，问题是这些事情也要颁布法律来干预，就真不清楚道德是不是还有寄身之所了。

忽然间我感怀起票友说的他们的圈子，这是个圈子呢？还是可以是个大圈子？毕竟票友的团体都是熟悉的入，就像是亲人，朋友相聚，陌生人之间大家还会那么互让、尊重吗？也许会，因为有学问的人都说华夏是文明礼仪之邦，大约是人们不小心把有些东西随意扔掉了，也许明天能够找回来，也许不能。

我啊，就别去“吟诗唱歌”添乱了，权当是静静地品味一下无序的喧哗。至于“自由”，我知道那是一个需要努力才能拿到的特别礼物，但她不是给我一个人的，也不是给谁的，而是给所有人的。



手指，看似平淡地说：“我3岁的时候我爸喝醉酒，拿着刀在大街上追着要我。”说完她略带挑衅地看着宿舍里胆小的我，一脸无所谓的表情真吓到了我。

不忙的时候才哥也很勤快，包揽了宿舍里的很多脏活累活，提重物，打扫卫生间、搬桌椅、挪床柜，我们只要叫一声“才哥”，她一定落地地赶到，当然，我们的回报除了软软地拖长音的一声“才哥”，还报以一顿午餐又或者一个水果。回报不是才哥主动要求的，因为我们几次见她整天躺在床上，到晚上才出去寻点吃食回来，一整天狼吞虎咽之后才哥说她在减肥，早上少吃一顿饭等于绕着大操场跑好几圈呢，但有一次她说漏了，她说她的生活费只够支付一天一顿饭费，我们大家面面相觑。时间久了，

□周倩

我们才发现其实她是不懂得打理自己的生活，她总是在月初的时候非常大方的请朋友出去吃饭、唱歌，月末就开始了“节俭减肥”。这样说来，才哥其实是个爱结交小朋友的人，又好面儿，喜欢在朋友面前逞逞小威风。

大学头一年，几个兴奋的女孩子最喜欢睡前夜谈，谈自己纯粹又青春萌动的高中生活，谈自己暗恋的男生，也谈对未来的美好向往。才哥的过往在我来看最神奇，她说她曾遇到一个富家公子，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地为她挨过一刀，因此那人也最珍惜她。一开始大家还兴致勃勃地听故事，可听着听着，质疑声不断了，因为她的故事与小说里的桥段无二，既俗套又不切实际。最后大家开始瞌睡了，黑夜里我无法看清她的脸是否因为谎言被拆穿而

□周倩

变得绯红，但才哥一直坚持这个故事是真实的，即使后来我们曾有意无意地揭穿她，可她就是死活不认账，她坚信她就是小说里的那个女主角。我想，她是希望成为小说里的女孩子吧，被人宠着、疼着，可以不为生计发愁，可以有矢志不渝的爱情，因为这一切在现实生活里，她没有，她没有见过父母至贞的感情，她没有骄人的家庭背景，她的那些小虚荣、小浪漫找不到落脚点，只能寄托在梦里。

这件事情以后，又或者很多事情交织在一起，我们越来越觉得才哥的精神有点问题，她的思想总是游离在现实之外，遇上台湾的交流生，她就变成了台湾的咪咪子，碰见澳大利亚的留学生，她的话里又夹杂了很多英文单词。尤其是大二之后，我们也逐渐从青涩混

水，也是人类的一大享受，水，是生活的必需，也是生命的必需，享受水，是生命的一种本能。古人曰：水者，何也，万物之本原也。

我游泳没受过专业训练，完全是野路子。我觉得这样挺好，游起来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比如说我喜欢仰泳，游一会儿，就仰躺在水面休息一会儿。这时候，我的两只耳朵浸在水里，一切尘世的喧嚣都被屏蔽，耳边只有哗哗的水声。我的两眼望着天空，望着天上的白云和飞鸟，觉得离天空越来越近，似乎全世界就剩下我一个人。我禁不住长长叹了一口气，感叹汉江真好啊，待在水世界里真美妙啊！以致上得岸来，我仍觉情犹未尽，意犹未尽，对着江面长啸了几声。

是的，像汉江这样的好水不多了，能让让人下水游泳的江河湖塘变得越来越少。据报道，现在衡量治水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，就是看当地领导敢不敢下水游泳。这表明，下水游泳不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，而是成了一种奢侈。我想，我要是住在襄阳的话，别的事往后放放，每天先到江里游一通再说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襄阳人的生活是奢侈的。而我只是襄阳的一个过客，到汉江游泳，一辈子也许就这么一次吧。

忽闻汉江之水很快就要通过南水北调工程调到北京，调到北京的宝贵汉水也许不能供我们游泳，但如果我们每天能喝到汉水，精神上也算是是一种安慰吧。



因为一切皆有可能，所以没有什么不可以。

赵春青 画

□行 者

情节虚假、粗制滥造及其他

某些抗战题材的电视剧，由于许多情节过于虚假，甚至违背基本常识，肆意“神化”，遭到观众的批评、抵制，闹得政府文化主管机关不得不出面加以纠正。据报道，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的日子里，许多抗战剧“走下神坛”，靠近真实了。这固然是个好事，但在笔者看来，仅仅“去神化”还是远远不够的。

其实，粗制滥造、情节虚假的问题，不独存在于抗战剧中，它几乎成了许多电视剧的“通病”。为什么？一个重要原因是，某些电视剧的制作者违背了尊重历史、还原生活的原则，陷入了为表演而表演的窠臼。

以抗战剧中最简单的细节为例。当时国共合作，包括八路军、新四军在内的国民革命军序列中，一些非嫡系的“杂牌部队”甚至连正式的军装都没有，更不要说先进武器了。但在某些电视剧中，八路军、新四军在内的国民革命军序列中，一些非嫡系的“杂牌部队”甚至连正式的军装都没有，更不要说先进武器了。但在某些电视剧中，八路军、新四军在内的国民革命军序列中，一些非嫡系的“杂牌部队”甚至连正式的军装都没有，更不要说先进武器了。

某些电视剧情节、细节的虚假问题，还与

编、导、演缺乏相关的历史、文化知识和没有生活体验相关。

以知青题材的电视剧为例。知青是一个在中国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、数以千万计的庞大且复杂的群体，他们家庭出身不同（从“红五类”到“狗崽子”），年龄差距很大（“老三届”初高中学生就有近十岁的跨越，况且还有更小的孩子），下乡形式多样（兵团与插队、边疆与内地、回乡与“分配”，环境不同，待遇迥异），各自经历更是千差万别（有“镀金”的、有苦干的、有三年五载的、更有十年以上的），如果对这些历史缺乏深入的了解和认知，显然很难驾驭这个题材——编导自己不熟悉的东西，总是“吃力不讨好”的；而那些年龄至少差了一辈入的演员，则根本无法体验知青情结，“照葫芦画瓢”的结果，只能是表演而已。

由此想到北京入艺当年的那些“大腕”们创造的舞台典型。话剧《茶馆》中那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，首先出自熟悉他们生活的老舍先生之手，又为底蕴深厚、要求极严的焦菊隐先生执导，演员们更是依照分配的角色，一头扎到自己要扮演的人物群中去体验生活，即使是表演功底扎实的“大腕”也不敢掉以轻心，于是之先生为了演好王掌柜，仅人物传记就写了一本……如此，何愁不留下经典之作？！

或许有人说，历史已经成为过去，无法要求编、导、演们去体验生活。那么，当代剧创作又如何呢？看看都市剧中那些靓男俊女的举止言谈，家庭装饰的豪华奢侈，与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现实生活相去何止千里？让他们接受或者认同，有多大可能？即或历史远去，无法体验，读书总可以弥补知识的不足吧？然而，现在还有多少编、导、演肯于静下心来读一些与自己的创作有关的书籍呢？

说到底，在物欲流行、浮躁弥漫的当下，某些电视剧的粗制滥造，都是急功近利的产物，即使生产数量惊人，但真正赢得观众的寥寥无几，有些甚至根本卖不出去。

文艺作品是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一种再创造，允许虚构、加工，但不允许脱离生活；允许娱乐、教化，但不允许歪曲、误导。



向成熟，渐渐习惯了大学的生活，上课、自习、社团活动、逛街……充分地享受着既没就业压力又丰富多彩的青春。才哥就是从那时起，不再经常和我们在一起的，她总是夜不归宿，上课次数更是寥寥无几，班主任老师找她谈过几次，都没能收回她的心。

终于在连续挂科、旷课，又夜不归宿之后，才哥被老师劝退了。她收拾东西搬走的那天，我又见到了她的妈妈，这是自大一入学当天匆匆见过一面之后，第二次见到她妈妈，瘦小的身材，她自始至终没有责备才月，只是在低声与她女儿交流着该收拾哪些东西。披肩的卷发遮住她大半张脸，我看不清她的表情，是伤心、悲愤抑或平静？大概他们母女早已习惯了多舛的命运，不再悲伤流泪了。

自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才月。一晃毕业7年了，前几日，几个室友难得相聚，说起大学的“青春岁月”，不知哪个突然问：‘你们见过才哥吗？’几秒钟沉默之后，大家纷纷摇头，回忆起大学时才哥种种的“神奇”与荒诞，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迷惑，那个内心满怀美好的希望却一次次被现实抛却的才哥，现在在干什么呢？

□何申

『没心没肺』

我的外孙，小名叫大林子，今年小学毕业。前些时归来兴奋异常，说毕业典礼上女同学都哭个稀里哗啦，男生则高兴得炸成一团，老师说我们些“没心没肺”的家伙！我说六年了要离开学校留恋不？大林子说：“留恋？六年啦，可累死我们了，终于要离开了……”一句话表明，虽然六年级，其实还是孩子。

早年间初小是四年级、完小五年制的，六年级就是正宗的小学毕业。一般人家能把孩子供读下来，就相当不简单了。我父亲15岁外出“住地方”（东北学买卖当店员）前，才读了三年冬学（农闲读书）。去了掌柜的问念过书吗？答念过三年。不赖，那就帮着记账吧。好家伙，跟招个本科生似的。就凭那三年冬学，我父亲受尽苦累，最终也熬成掌柜（经理）的。文革把他划到资本家行列，他说幸亏念了三年，革命群众眼睛贼亮，说没想到你也是穷苦人家出身，这要是念了六年，一场批斗就完喘了。

我是1964年在天津小学毕业，那时没有升初中一说，得考，考完报三个志愿，再写是否服从分配，跟考大学一个程式。考上就上，考不上再不服从分配，就回家待着。天津作为直辖市，新建不少中学，我们争的是去如十六中（耀华中学），男一中、女一女四等名校，一旦被什么道什么路中学录取，就很没面子。家长也会数叨：“瞧瞧你姐十六，你哥男一，你呢？考这破学校，将来也就能蹬三轮！”

太伤自尊了。但当时的家长少有温存的，不动手给你两下子，就算不错了。而且，知道逼你要考个好学校，还都是有点文化的家长，换了家里孩子多日子紧巴的，没考上？正好；念什么念，找活干，挣钱去吧。

大城市如此，中小城市更不必说。承德市是原热河省省会，说来也是北方重镇，但市区早年也不过有一中二中几个中学，考上实属不易。我老伴家左右邻居我也都熟，闲聊起来才知，好多人学历最高就是小学毕业，有俩“牲口”（爱称），才念到四年级因为打架被开除了。问不上初中干什么？答：挑沙子。即去河边沙场当小工，住岸上挑沙子，挑一万多块钱。那可是苦活累活，没人愿意干。但日子困难，你是老大，一帮弟弟妹妹，明明能上中学，想想父母太难，算啦不念了，挣钱养家吧。俩“牲口”呢？不念书在家干吃？不行，干活去吧。日后，有的进工厂学徒，有的跟谁学手艺。白铁社、裁缝铺、烧饼炉，文革前多是个体，十来岁多的孩子，正好跟大人学起。我一朋友现在是一级演员，问怎么想起学戏，苦笑：小学毕业，听说戏校管吃管住，能给家里省出一个人开支，就去了。如果是女孩子，个子高些，就去哪个商店卖货，男孩子矮壮，进饭馆先打杂，将来学厨子……

《城南旧事》里小学生毕业，唱：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……”俨然一群心忧天下志在报国的热血青年；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的小学毕业生，起码也是“懂事”的大孩子；现在的小学毕业生，女孩子发育早心细心软，想想就要与朝夕相处的老师同学分手，眼泪就流下来；男孩子光想考完试要大玩一场，哪里还有心思去动情感。

不过，我倒觉得男孩子有时有点“没心没肺”也挺好。像我家大林子，这小学六年，跟斗把式地下来，平时挨批评挨骂无数，但练出了很强的“抗击打”能力，还练出了到关键时刻不掉链子，考试成绩总比预料的好好多。我想，将来他走向社会，就能较快的适应环境锤炼成长。

其实，老师说他们“没心没肺”，也是喜爱的另一种表示。现在这里小学的班主任一跟就是六年，比家长与孩子接触时间都长，学生哪能真的没心没肺没点情感，只是男孩子性格所使，不会表现出来罢了。大林子期末考试那天还要去做卫生，我说都要毕业了还做？大林子说：“这还没毕业吗，就得做，还得做好。”

回想五十年前，我班六年换了七个班主任，其中一位壮汉武功盖世，不动手不说话；一位慈祥大妈，整天迷糊教算数；还有一位闽南口音，整堂课他嘴不闲着，我们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也幸亏没有毕业合影，没有毕业典礼，估计要是又有人哭，哈哈，那没准才是没心没肺。

要求会员们在读书分会的QQ群和微信群平台上分享自己推荐的理由和真实阅读感受，以此激发员工们品味书香的热情，享受阅读带来的生活乐趣和“精神财富”。该活动不但方便一线员工挑选好书的实际需求，还让更多的书流向基层。

（曹顶云 王强）